

曾梵志:绘画是当代艺术中最难的



◎本报记者 邱家和

本周日(5月25日),香格纳画廊北京空间将举办曾梵志个展《太平有象》,记者为此对艺术家做了专访。据曾梵志介绍,这次个展展出的都是他的新作,而“太平有象”就是其中一幅作品的名字。他觉得以此作为个展的名字对中国目前面临的状况比较贴切,他祝愿天下太平。

近年拍场受追捧

专访在上海波特曼酒店底层的咖啡厅里进行。有趣的是,10多年前,正是在这个酒店香格纳画廊起步,他们在二楼的长廊上挂上艺术家的画,每当有客人走过,香格纳画廊负责人劳伦斯就站在这些作品旁边为客人们做介绍。曾梵志一边回忆一边告诉记者:“本周末将在香港佳士得夜场拍卖的1996年作的《面具系列#6》就是在这里以1.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的,当时这已经算是很高的价格了,记得当时劳伦斯激动得脸都涨红了。”可是,如今这幅作品在佳士得的估价为1500-2500万港元。从不完全统计来看,目前曾梵志的作品成交价格超过千万人民币大关的已有5件,

而超过500万人民币的则达24件之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拍品大多都是爱去年秋拍会成交的,他的作品价格在去年秋拍会上出现大幅的飙升,显然他正受到买家的追捧。此外,这些作品大多属于以“面具”系列为代表的人物肖像作品。

新世纪尝试新画法

说到他的肖像画,曾梵志谈到了他近20年来创作的两个关键时间节点。首先,他说:“我早期一直画人物,直到1989年才开始觉得真正可以很充分地表达自己、描绘对象。”其二,他又指出:“最近七八年,一直在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创作,许多东西没有人这样做过,也没有在国内的观众面前展示过。”那么,曾梵志尝试的到底是什么?和他那些在市场上受到追捧的人物肖像作品有什么关系呢?

曾梵志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给出了相关线索:一条是在创作“伟人肖像”(包括60年代知名的英雄人物肖像)系列时所作的尝试——在人物肖像上画圈;还有一条是用乱笔画“抽象画”,即所谓的“风景”;当然,有时候两者会走到一起——在那些乱草、荆棘丛生的“风景”中,你会看到伟人和英雄的影子。

从画圈到“乱笔”

画那些尽人皆知的伟人、英雄,难免有搬用当代艺术惯用的“中国符号”之嫌,可曾梵志却声称他绝无此意,恰恰是看中了这些形象的尽人皆知,才被他用作绘画实验的范本。他说:“画圈有动态,有破坏性,产生出乎意料的东西,这样画是因为想尽量得到意外的惊喜。”他指出,在人物肖像上画一层圈会破坏原有的形象;画多层次的圈,则只留下人的模糊形象;画无数次的圈,人的形象就会完全模糊,但观众还是会隐隐约约看到人的形象。这就有观念的意味在里面。因为这样就可以调动观众的反应和思考,与观众有更多地交流。同样,“用乱笔画,前人没试过”,他说:“乱笔的画是纯抽象的,结果是所谓的‘风景’。这些是风景也许不是风景,因为从来没有现实中的范本,实际上是我脑子里的发现和创造,是抽象的,需要观众在看的时候调动自己的视觉经验。”

他说:“我一直在尝试,或画圈,或乱笔,或用有规律地变化的笔法,各种方式都在尝试。没有提前设定好的目标,往往是一个局部的效果提示我,然后会加以扩大。”他指出,画这些东西,追求的是偶然的因素,结果必然是有好有坏,难以预料,难以控制。色彩的对比、线条的对比,在绘画的过程中产生;艺术家的情绪、对线条的把握,既会出错,也会产生奇迹,当然也会很平庸。

绘画是当代艺术中最难的

追求偶然的因素、重视绘画的过程,记者提到在采访上海老画家王勃音时曾归纳出的“博弈式画法”,曾梵志点头:“对,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创作需要偶然的因素,需要不完整、有缺陷的东西。”他认为,要尽量让创作过程保持陌生感,这样才会有惊喜、才会有激动,而不是流水线式地重复,否则很难给观众带来震动。

不过,记者却发现,曾梵志的不懈追求隐藏着很大的野心。他说,当

代艺术包括各种表现手段,绘画是用传统的材料和传统的手段来表现,所以当代艺术里面绘画肯定是最难的。它需要技巧,需要系统的训练,许多人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因为那会有一种极限,好比炼童子功。油画有500年历史,有无数大师的杰作,像一座难以翻越的大山,要超越很困难。“而且别人也画得很好,因此,你要用特别新的手段超越前人的技法。”正是这种超越前人、试图在美术史上青史留名的抱负,使得曾梵志孜孜追求“绘画性”,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中令人刮目的“新绘画”的领军人物之一。

我别无选择

“新绘画”与“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所采用并流行的图像绘画的方式不同,强调绘画性,是当代艺术中已经引起国际艺术界关注的现象。比如在新加坡举办的《曾梵志个展——理想主义》,就着重对曾梵志近作的绘画性作了梳理。他还透露,最近与做绘画的全球顶级画廊、纽约的Acauaella画廊确立了合作关系。

尽管如此,曾梵志对绘画的理解却简单明白:绘画用画面来表达,主要靠色彩和线条,也有对人的关爱,有情感的东西。“我是别无选择,因为我就是喜欢画画,”他说:“我的作品只是我擅长的表达方式,是表达我的生活的最好方式。我的创作道路一开始就这样,到现在还是怎么画快乐就怎么画。”他还说:“买家肯定对我的创作有影响,但我总是尽量调整不受影响。关键的一点就是尽可能简单地按我自己的意愿画画,而不是为某个展览、某个订购客户的喜好。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做,现在当然更没有必要这样做。”

回到前面记者曾提出的问题,显然,出现在拍卖场上的大多还是曾梵志过去的人物肖像作品。进入新世纪后他尝试的新作品到目前为止还很少见,因此,那些目前被国际艺术界看好的新作品一旦进入拍卖场,“钱”途不可限量。

“我是别无选择,因为我就是喜欢画画。我的作品只是我擅长的表达方式,是表达我的生活的最好方式。我的创作道路一开始就这样,到现在还是怎么画快乐就怎么画。”



◎文殊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孙逊说,最怕生命没有痕迹。或许他的思考凝结成的作品证明了他的存在。

8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中,孙逊有着不符其年龄的成熟。在他的作品中表达的是对历史和对自己过往经历的深刻思考,在如今绘画不再讲究哲思性的今天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对历史和经历的反思

孙逊出生在煤炭工业城市辽宁

孙逊:用艺术的方式反观历史

阜新,在他的童年里,冰冷的钢铁搭建起来的工业设备及工业厂房成为儿时游玩的唯一场所,那时的他觉得工厂就像一个游乐场。但是那段经历是经不起重新审视的,在现在看来童年的他生活在那样浓烟滚滚的工业城市中是那么的不幸,而更加令其觉得可悲的是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幸,那么此刻的自己又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同样处在可悲的环境中呢?这同样可以扩大到对历史观的理解上,身在当下的人无法感受到自己真实的存在状态,而后来的评价亦无法进入到历史的真实之中。

在最近的一次艺术项目《黑色咒语》中,孙逊通过装置、绘画和动画等形式的艺术作品诠释了老家阜新的兴衰。这座城市的衰落不只是体现在现实的生活中,而且更是烙印在艺术家的内心情感上。巨大的烟囱冒出滚滚的浓烟,钢架撑起的高压线塔耸立在空中,铁道仿佛是整个城市的血脉,或许偶尔还有轰鸣的火车走过,作品本身就是如今他对自己成长环境的重新审视和思考。尽管他说自

己并不是一个内心压抑的人,但是从他的作品中奔放的笔触、浓重的色彩来看,他是在作品中排解内心炙烈的情感。自己成长的家园已成为“一间囚禁着历史的巨大的监牢,亦是一头性情凶残暴戾而且喜怒无常的怪兽”,过往所谓的“历史”在孙逊眼中是那么的可疑和可悲。

我的作品与卡通无关

注重哲理性思考、对人生存状态的探究以及注重对社会历史等的反思,这似乎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在新一代的艺术家似乎刻意回避着这些。而由于孙逊的个性和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明显带有老一代艺术家的一些特征,而在思考的切入点以及作品形式的综合性表达上走在当下艺术的前沿。这些作品展示的是在一个思想统领下绘画、装置以及动画结为一体的艺术项目,这也代表了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方向。

孙逊毕业于以求新、求变著称的

中国美术学院,此美院尤其在多媒体艺术创作上更是人才辈出。早在他上中国美院附中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当代艺术,因此他在创作上过早的脱离了学生气,同时也参加了很多的学术展览。孙逊的动画作品也曾别人认为是“卡通”,并且邀请他参加了“卡通一代”的展览,但是他说:“那是对我作品的误读,可能在形式上有些相似,但我不会再参加类似的展览,我的作品和卡通完全没有关系,在内心也比较排斥‘卡通’这个说法。”以同一思想脉络创作的动画作品按照孙逊的想法分为三部,第

一部《讹》已在2006年上海双年展期间在“黄盒子”的展览中完成;今年5月展出的《黑色咒语》是第二部;第三部将于今年6月—7月在美国洛杉矶翰墨美术馆(Hammer Museum)完成。他介绍说,这三部分作品只是事先有一个初步的思考,但是真正实施起来会根据自己当时创作的状态来进行,究竟第三部作品最终会是什么样,不到作品创作完成自己也不知道。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孙逊说,最怕生命没有痕迹。或许他的思考凝结成的作品证明了他的存在。

